



著

中原
农民
出版社

杨家将全传

杨家将全传

白 夜 沈 颖

(四)

中 原 农 民 出 版 社

豫新登字07号

杨家将全传

(全四册)

白 夜 沈 颖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阳曲县印刷厂印刷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1.125印张 821千字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册

ISBN7—80538—337—5/I·140 定价：22.50元

第九十二回

杨六郎凿井冰城 萧燕燕败绩回师

诗曰：

冰城闪闪耀银光，一片琉璃分外凉。

束手契丹皆叹息，何来铁壁与铜墙？

且说萧燕燕带兵前来，见遂城内城一道，外城两道。外罗城周十里，高三丈，内罗城周七里，高四丈，内城周五里，高五丈。燕燕笑道：“此城虽小，倒也严实。杨六郎躲城里，不敢出战。这倒也好，待我进城去，把他活捉。”韩德让道：“闻到六郎之妻柴郡主，甚有计谋，恐此城难破。”燕燕道：“杨家又出下一代能人了，我倒要试试这个女智多星如何？”当下五万人马，把小小的遂城围上数重。

六郎看到铁鹞子围城，上了东门楼，见萧燕燕带了谋臣武将，在城边巡视。那个时候的城墙，皆用土夯，并无砖砌。六郎见到燕燕一行来到东门外，个个衣着皮裘。燕燕披红披风，头戴紫金冠，越发显得俏丽，高呼道：“城上六郎答话。”六郎应声道：“太后来此何事？”燕燕道：“你的哥哥是我的驸马，我们算是亲戚，你何不归顺大契丹？”六郎笑道：“我可不敢攀比高亲。要说归顺大契丹，我看你不如归顺大宋。”燕燕道：“既然不认亲，这就出得城来，比个高低吧！”时孟良在侧，就嚷道：“让我出去，擒这个泼

妇。”六郎连忙道：“不许乱说。”燕燕命大先锋萧挾芝出马挑战。他手持两把泼风刀，在吊桥前飞舞，大叫道：“杨六郎出来，决一胜负。”六郎拿过弓来，瞄准他射了一箭，正中萧挾芝左臂。当啷一声，一把泼风刀落地，他再也不神气了。

萧燕燕见了大怒，命众攻城。四面架起云梯，纷纷登城。六郎率领众将士，将礮石打了下去，一个个脑浆迸出，坠地而死。一直打到天晚，燕燕方才收兵。六郎回到府中，对郡主道：“铁鹞子甚众，城恐不守。”郡主道：“外罗城不守，可守内罗城。”六郎道：“今日已毙伤敌千人，明日再犯，内罗城恐亦不可守了。”郡主道：“妾已问知太守，城中储粮甚多，可支半年。内罗城如不守，再退守内城。”六郎道：“如此节节败退，如何是好？内城亦不守，那逃也逃不出去了。”郡主笑道：“妾身已计议好了。立即派军民人等，在内城里边挖井二百口。”六郎道：“挖如许之井作何用？”郡主笑道：“今天已交立冬，三日之内必有大风。我计契丹半月之内必退了。”六郎诧异道：“难道你会算命？”郡主道：“我不会算命，可是会用计。遂城紧傍瀑河，打井容易出水。到大风之时，令军民人等，各携盆桶，把井水浇遍城上，一夜之间，包管冻成一座冰城，到了那时，契丹人想爬也爬不进城里来。”六郎大喜道：“郡主好计。”

当下六郎传令军民人等，即日于城内挖井二百口。众人皆不解何意，纷纷议论道：“柴郡主有何妙计？”孟良老大不高兴道：“城里井好多，又不缺水，挖井做什么？”六郎道：“你但率众挖井便了。”孟良道：“想必又是嫂嫂出的馊主意了。”郡主笑道：“是不是馊主意，再过几天，便见

分晓。”孟良撅着嘴，自去带人挖井。井皆贴着城边挖，相距不过十丈。每面五十口井。每井相隔不过数十丈。井方圆一丈，深一丈。原来此处水位颇浅，挖地三尺即见水，汲了又生，永不枯竭。众将士并百姓忙了两天，挖井二百。六郎和郡主登城楼四望，二百口井好比白花花的珍珠一般，缀在遂城四面，倒十分好看。

是时燕燕督军攻外罗城，死伤三千，城大部坍塌。六郎引兵守内罗城。燕燕又督军攻内罗城，死伤五千，城亦坍塌。六郎引兵守内城。燕燕登内罗城头，笑道：“我再拼上一万人死伤，也把你这内城拿下，捉住杨六郎。还有那个柴郡主，也得捉到看看，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聪明人。”韩德让道：“伤亡太多，士卒生怨，攻则宜急攻。拖延时日，士卒伤亡更增。天寒地冻，更难战了！”耶律隆绪道：“三城已破其二，剩下一城，自当不费大力气。”燕燕道：“今日大家歇息，明日攻内城。”

这天晚上，虽然无风，天气奇冷，六郎传令道：“家家户户，各携水桶到井内取水，浇灌城墙。”煞时间，众人赶到井边，用桔槔打水，唧唧哑哑，响个不停。男女老幼，传桶送水，上到城头。六郎来到东门城楼，亲接水桶，把水浇下城去。只听得哗啦啦一片声响。郡主也来递了几桶水。六郎笑道：“你请歇手，我自来接。”郡主看四面皆黑，惟有城下仿佛有一道白带围住，原来护城河水，尽皆冰冻。六郎道：“你看护城河冰冻三尺，契丹兵马可以登城了。”郡主笑道：“只怕登不上来。”

六郎和郡主绕着城墙，转了一圈，看到哪里人手少，就在哪儿帮一会儿忙。士卒百姓见了，无不感奋。众人一直忙

丁半夜，把城外面浇了个遍，浸水三寸，无处不冻。寒星闪烁，冰城映光，冷气袭人。六郎身上披着铁甲，沾上水珠就冻了起来，只觉得凉透肺腑。四望城外，契丹营火，清晰可见；契丹夜笛，呜咽可闻。契丹军犬，时发怒嗥，凄厉怪异，仿佛山魑互语。城内更鼓声声，梆梆作响。四更刚到，鸡鸣起来，分外雄壮，却也给城里添上生气，告诉人天就要亮了。六郎觉得眉毛重重压住眼皮，伸手一摸，不觉哑然失笑。原来眉毛经霜，已经冻了起来。六郎道：“我眉如此，我城可知。契丹人登不了城。”

鸡叫三遍，城已结冰，人不能上。六郎问：“井水生成了不成？”众将皆答，井水又生如平常，离地面仅二尺。原来遂城四面皆水，极易渗透。郡主吩咐众将士，四门各挖碗大坑五千，将水倒到坑里，任其结冰。当下众将又忙催士卒挖坑，倒水坑中。六郎笑谓郡主道：“遂城苦少木石，如今可以冰礮击敌。”郡主笑道：“正是此意。当叫契丹兵吃这个苦头。”不到一刻时分，那些坑中水都冻了起来，挖出了一看，正好是块冰礮。六郎当即命人将冰礮全部运上城头待用。到了四更天景，方才忙出头绪。六郎吩咐拿出仓中烧酒，分给将士百姓御寒，众皆鼓舞。

六郎忙了一夜，燕燕一夜也没睡好。她常给吱哑之声惊醒，问韩德让道：“为何城内桔槔夜响？”韩德让道：“想是打水烹茶夜饮。”可是吱哑之声不断，从二更响到三更，从三更响到四更。燕燕道：“何杨六郎饮茶如此之多？不知害了什么病？”韩德让道：“且到天明，自然分晓。”

天亮以后，吃过早饭。燕燕出马，命众将士攻城。韩德让观城回来道：“如今遂城攻不得了。”燕燕道：“为何攻

不得？”韩德让道：“你去一看便知。”当下二人出马，向遂城望去。这天半阴不阳，日色昏暗。城墙映出阵阵寒光，仿佛银琉璃瓮一般庞大无比。原来有些倾圮之处，都给冰冻补了起来。整个遂州城仿佛吃饱了肚子，腰围胀大了一圈。城头堆着些亮晶晶的冰块，刺人双眼。稍停，太阳出来，颜色惨白，仿佛一个冰球挂在天空，叫人看了，浑身冰冷，丝毫没有温暖之意，倒是直打颤。冰城高高低低，凸凸凹凹，厚厚薄薄，歪歪斜斜，各不一样。太阳照到这些地段，就反射出不同的光来，红橙黄绿青蓝紫皆有。整个遂城，宝气森森，灵光一道，长虹七彩。城上人犹如天兵天将。敌楼之上，火红大纛一面，上面大书杨字，长约二丈，宽有一丈。旗竿头上悬挂旄牛尾长三尺，染成杏黄色，迎风飘荡，膨胀开来，足有一尺粗细。刀枪剑戟，林立城头。燕燕看了，打个冷噤。她再看那四周护城河，尽皆封冻，呈银白色，仿佛这个琉璃城的底座，紧紧托着。燕燕看罢，对韩德让道：“护城河已冻，城可攻！”德让道：“只是城恐怕上不去。”燕燕道：“攻之便见分晓。”

当下契丹拥兵到城边，吵吵嚷嚷，骂骂咧咧。孟良引弓要射。六郎道：“传令不许射箭，今天要省着用。”孟良只好罢了。契丹兵来到护城河边，踏冰而过。城上仍然一箭不发。契丹兵来到城边，靠上云梯。那知冰城极滑，宋兵拿着铁钩轻轻一拉，云梯即便倒下，怎么也靠不住。冰城坚韧如铁，一刀砍个白印子，怎么也动不了分毫。城墙有些地方稍坡，众士兵争往上爬，那知城墙太滑，爬上去又滑下来。这时城头一阵鼓响，那些冰礮打了下来，一个个坚硬如石，砰砰轰轰。当当唧唧，蹦蹦跳跳，窸窣窸窣，仿佛长了眼睛，直

往铁鹞子头上砸。铁鹞子从来未见过冰礮，给打得叫苦连天。好些人给冰礮打得胸浆迸出，倒在城边。好些人不是给冰礮砸掉耳朵，就是砸掉了鼻子；不是砸掉了鼻子，就是砸瞎了眼睛。萧挾芝侥幸跑了回来，头上给砸了一个大包，晃晃悠悠，足有一尺高，像只独角兽。血染冰城，宛如赤坂。

燕燕看了大惊，忙问道：“天也没有下雨，怎么城上都结了冰？”韩德让道：“前天探子报到，城里挖井二百口。我道这井何用，原来是冰城之计。他们连夜担水冰城，如今上不去了。”燕燕道：“想必又是柴郡主之计。此人真是聪明，足智多谋。看来我还斗她不过。如今遂城攻不下了。回师幽州，过冬去吧。”

六郎同郡主来到城楼，见铁鹞子毫无办法，只是乱折腾。六郎对郡主道：“亏你好计策。”郡主笑道：“我说萧燕燕退兵如何？”二人抚掌大笑。此时燕燕来到城外，遣萧挾芝高呼道：“萧太后请柴郡主见面。”郡主听说，即便站到女墙边。燕燕见郡主神采清朗，俊眉秀目，不禁回头对韩德让道：“南朝真有人才。”郡主问道：“太后有何见教？”燕燕道：“郡主冰城妙计，可见智谋过人。”郡主道：“太后逼人太甚，是以出此下策。”燕燕道：“幸啖丰采，多有领教，输你一着棋，后会有期，再作较量。”郡主道：“尊驾欲回，恕不远送。何时再来？我当恭候。”燕燕回过头来，对韩德让道：“好个厉害丫头，我算输了一着棋。”韩德让道：“我们回到琼岛暖阁去过冬，来春再与她较量一番。”当下燕燕撤兵。

孟良看到契丹撤兵，就对六郎道：“我得到幽州去，探听焦赞消息，把他救出来。”六郎道：“你一人如何便去？”

孟良道：“一个人干净利索，我包把他救出便了。”六郎犹豫。邵主道：“孟良是福将，让他去吧！”孟良笑道：“还是嫂嫂知我。”六郎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去吧！可千万小心在意，不要再闯祸了。”孟良点头称是。回到家中，换了一身皂衣皂裤，带了一把朴刀，取路径往幽州而去。他先到三岔口，找到高升店，见到门口新贴一副对联：“铁汉三杯软脚，金刚一盃摇头。”孟良笑笑道：“好大口气。”他找到了罗进和金蝶儿，说起前往幽州救焦赞之事。罗进道：“正好我也为此事着急哩！昨天我到幽州去办年货，就听到城里人议论，焦赞给押在昊天寺后牢里。我想去救他，可是看守得紧，进不了牢房。”孟良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金蝶儿道：“你们兄弟两个一齐去，到红塔寺东我姥姥家里住下。我表哥在天牢当狱卒，可以帮个忙。”二人都赞成这个主意。当下金蝶儿杀了一只母鸡，弄些新鲜鱼虾，摆了一桌，二人吃罢上路。

两人赶到幽州红塔寺东街找到金蝶儿姥姥家。这是一个小院，非常僻静。姥姥五十岁了，慈眉善目，身体还很壮健。问明来历，罗进照实说了。姥姥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只是汉家人还向着汉家人。我对孩儿说。”到了黄昏，狱卒金永顺回家吃饭。他三十多岁，身材高挑，仿佛一根麻秆一般。头戴皂帽，身着皂衣，拿了一根火棍。两只眼睛明亮，像山猫，夜里能看见东西；鼻子嗅得三里远，比猎狗还灵敏。他刚到胡同口，就站了下来，仔细把家门口打量一番。姥姥出门看见了，向他招招手。他问道：“娘，家里来人了么？”姥姥说：“你怎又知道了。”金永顺道：“我到胡同口，就知道家中来人了。”金永顺进来，姥姥把门关了，引他同孟

良相见。孟良道：“我前来欲救焦赞，望你行个方便。”罗进见：“焦赞乃杨元帅手下大将，现在牢中，务必请表兄设法，行个方便。”金永顺道：“这好商量。”

金永顺本是汉人，做个狱卒，也自无奈。他平常颇负义气，十分敬重杨家将。今天这个忙，岂有不肯帮的，只是走了焦赞，他要担干系，不得不思索一下。孟良拿出两块金砖来，对金永顺说：“这是杨元帅送的，务请行个方便。”金永顺笑道：“在下虽然贫寒，足够度日，要此金砖何用？请将军带回。只是要救出焦将军，我必得担干系。事情要做得精细一些才好。”孟良道：“元帅已经令我拿来奉送，岂能带回。”金永顺也不再推辞，收下金砖。当下三人计议好久，一切安排妥当。老母到胡同上酒楼里，买了三斤熟牛肉，三斤饽饽，二斤烧酒，给三个人吃了。

到了晚间，金永顺给他们换上一套狱卒的服装，趁着黑影，把他们带进天牢里来。天牢旁边就是一个马房，养了三匹西夏国贡来的骠骊马。两人在一棵千年古柏下面隐藏下来。晚上北风怒吼，可把两人冻得直打战。隔壁马房里马儿不断嘶叫。到了半夜，正逢金永顺值班。两人进门，把金永顺捆了起来，口中塞上棉花。然后打开牢门，只见焦赞呼呼大睡，兀自未醒。孟良伸手推他，只听他嚷道：“半夜里找我做什？要砍头也得午时三刻。”孟良道：“不是砍头。”焦赞道：“不是砍头，你来打扰老爷做什么？”孟良道：“我是孟良，救你来了！”焦赞这才明白过来，一把抓住他说：“你该早来。”孟良道：“轻声，罗进兄弟也在此。”三人出了牢门，径往古柏下躲着。

孟良对他们说：“我去弄几匹马来代步。”他爬上柏

时，往御马房的围墙上跳去。他身捷如鹰，正好落在墙头上。他四面张望了一番，跳了下去。这时看守人都躲在屋里，呼呼大睡。他伸手轻轻一拍，那两个人也就上了墙头，跳了下来。三人各牵了一匹骠骊马，来到门旁。蹄声得得，正好给看守人听到，大喊起来。几十个人拿刀动棒，拦住去路。三位英雄那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不要片刻功夫，早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三人骑上了高头大马，穿街过巷，直奔南门，砍倒守卒，劈开城门，跑出幽州。这时天牢里也闹得天翻地复，灯笼火把，到处寻找逃犯，哪里找得到？

三人跑了半夜，才来到三岔口。金蝶儿早给他们烤好三只喷香的熟鹅，三个葫芦里装满了喷香的烧酒，蒸熟了三十个玉米窝窝头。三个人也顾不得下马，接过这些物事，在马上享受，急驰南下。鸡叫三遍，他们来到白沟河。这时河面上早结了一层厚厚的冰，三匹马就在冰面上，噔噔噔噔，飞也似地到了南岸。罗进说：“我该回三岔口了，哥哥们再会。”孟良道：“多谢你们夫妻，这骠骊马你骑回去吧！”罗进道：“这马我如何能够骑回去？怕不给官家发觉？你们把它送给杨元帅吧！”孟良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焦赞道：“你家娘子烤的熟鹅，怪好吃的。什么时候我再吃去。”罗进笑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去，皆有得吃。”当下罗进同二人别过，自回去了。二人带了那匹骠骊马，径往瓦桥关去。

六郎和郡主见到二人回来大喜。六郎自有白龙驹，那匹骠骊马就给郡主骑坐。宗保看了，央告道：“妈妈将此马赐予孩儿吧！”郡主道：“此马是你爸爸给我的。你要向爸爸要。”宗保对六郎道：“爸爸将马赐与孩儿。他日孩儿要靠它在沙场上立功哩！”六郎笑道：“好吧，此马就给了你。

先谢过二位叔叔。”宗保谢过孟良焦赞，自将骠骊马牵去。

正是：

小将偏喜爱骠骊，虎脊龙文共耀芒。

手把红缨如电疾，长驱上阵试锋芒。

第九十三回

植垂杨三关挡马 养鹅鸭四季劳军

诗曰：

瓦桥杨柳笼青烟，红白花开映稻田。

谁将江南十里景，搬来赵北三关前。

且说六郎同郡主商量，定下安边之策，将那九河水系，一一连了起来，真是密如蛛网。这条水上长城，历时二年，方才告成。自拒马河至海口，屈曲九百多里，共置寨十六，堡二十五，河淀有舟百只，往来巡逻。河边人家，多备小船一条，进港捕鱼虾。早晚渔歌阵阵，唱入芦花。河港遍植菱藕，叶大根肥。夏秋之交，民女采菱采莲。自食之外，皆挑到瓦桥两头，卖与城里人吃个新鲜。河堤两边，广植桃李。到了春天，桃红李白，开满河堤，豆角香，麦穗长，菜花映蝶，柳梢鹁鸪，柴门犬鸡，河边砧杵，如一幅风景。此地多长菘菜，俗称大白菜，极其肥美。商贩都把菘菜偷运到幽州去卖，获利颇丰真个如此。俗谚有道：“家有十亩园，顶个七品官。”

六郎平日训练士卒，进退有方。将士皆踊跃，进退做作，无不得法。偶有不整者，亲自教诲。每次阵自始至终，不戮一人。焦赞道：“何不杀几个？”六郎道：“服兵之心不以威。我自以诚待兵，何患不服？”一日，六郎观阵。孟良

来报道：“有契丹谍者来偷看练兵，捕来杀了如何？”六郎笑道：“我自训练我的，他自偷看他的。服人之兵不以战，让他回去以实相告，使萧燕燕知我不可侮，岂不甚好？省得我派人去向萧燕燕面奏了。”众皆大笑。

转眼之间，六郎夫妇在瓦桥关住了五年。宋至道元年春天，六郎对郡主道：“春来陌上，景色甚佳。近日秧苗已出，外面看看如何？”郡主道：“出去看看也好，二人带了宗保一同出游。帐下亲兵十人跟随。这时宗保已经十六岁，发如乌云，面白唇红，两眼亮如明星，笑起来两腮露出酒窝，乍看起来仿佛是位小姐。六郎笑对郡主道：“怎么我这个宗保，长得像个女的，同你一模一样，像你，一些儿也不像我？”郡主笑道：“你就当他是女的吧！俗话说，女大十八变，长大他就变成男的了。”六郎笑道：“我杨家将传到宗保，已经三代。契丹称我父为杨无敌，称我为杨六郎。但愿宗保也能成为一代名将。”郡主笑道：“宗保这个孩儿，挺有志气，定能不辱将门之后。”

两人一路议论，宗保早已骑上那匹骠骊马，手持弓箭，飞跑在前边走了。路上行人，来往不断。烟雨朦胧，景色更佳。大蝴蝶的翅膀，仿佛扇子一般，扇起阵阵轻风。郡主笑道：“我们这里，颇有汴河景色。”六郎笑道：“多是郡主出了好主意。”二人正行之间，见一轻薄少年，穿绫着罗，油头粉面嫩豆芽一般秀气，嘻笑颜狂。路旁游女如云，皆薄施粉，淡抹红，梳云鬓，插宝钗。轻薄少年手中持桃花十数枝，往游女身上掷去，以为笑乐。六郎见了，命左右道：“叫此人过来！”左右拥轻薄少年过来。六郎道：“天地生物，岂可暴殄？这些桃花足可结桃十数斤，换粮一斗，及一

人一月之口粮。如今皆给你毁了，岂不可惜？”少年道：“愿改！”六郎道：“不给你点厉害，如何记得住？”左右有人认识这个少年，附耳道：“此少年乃雄州张员外之子，可免责。”六郎笑道：“员外之子，就可如此胡行么？与我重责二十大板。”当下侍从把少年拖到路边放倒，爬在地上，给打了二十大板。他爬了起来，叫唤不已，一拐一拐地走了。

路旁围着看热闹的人，何止千百？无不称快。其中有些人也折了几枝桃花，看到少年因折桃花挨打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偷偷把桃花丢了。众人纷纷传说，杨元帅把折桃花的人打了！众皆骇惧，无敢折枝。郡主笑对六郎道：“今天碰到一件煞风景的事，打了二十大板，倒把煞风景的人镇住了。”六郎道：“这几板子打得值得。”好事的文人学士，编出了十二月花神，其中三月花神杨六郎，一直传唱到如今，就是从此而来的了。

这时路旁尽是水田，格格见方。秧针半吐，碧绿如绣。农夫披了蓑衣，戴了斗笠，赤脚下田，正在插秧。有些村姑戴了荷叶，挡住风雨，秧歌相和，后人有诗赞道：

顶头荷叶着村妆，手学蜻蜓点水忙。

春雨细浇阡陌绿，秧歌百里试新腔。

二人一路行来，指指点点，欣赏不尽。忽然从树后跳出一个人来，身躯长大，两腿青泥，拦住马头。六郎吃了一惊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焦赞。他两只手握了两撮稗子。郡主笑道：“原来是兄弟，你是叱咤风云的猛将，怎么来捞鱼摸虾了？”焦赞眉毛拧成两个大疙瘩，肚子里火苗窜出三千丈，鼓着嘴说：“都是六哥将令，说没有仗打，叫我带兵种

稻。你看我这个样子一点威风都没有了，真是怪可怜是的！想当日我到幽州城里，闹得神鬼不安，萧太后都吓得睡不着觉，半夜里喊韩德让去陪伴她。如今我这个模样儿，有谁怕我？”六郎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为兄亏待你了。”焦赞道：“六哥你想，焦赞要是三天不打仗，手就发痒，如今你叫我种稻，当起农夫来，岂不是牛不喝水强按头，逼公鸡下蛋？”郡主笑道：“兄弟，六哥的话不错，如今开了水田，也赛似打仗一般。你看那契丹铁骑，如何能从你这段水田里过？岂不是都陷在里面了？就凭这一着棋，你也该立个大功！”

焦赞气呼呼的，像头水牛一般吼了起来。他说：谁叫我乌龟变黄鳝，朝田归田？都是嫂嫂你想出来的！你尽帮六哥出主意，叫我们武将当农夫。我劝嫂嫂，你也别要尽算计我们了。你劝劝六哥，把我发到白沟对岸去，当个小兵，包管我给你一天捉一个谍者回来。”郡主噗哧一笑道：“兄弟，你这片秧田，岂不是万马千军？”焦赞大怒，将草往地下一扬说：“气杀我也，死也不作农夫了！大丈夫宁死阵前，不死阵后！”他回头就走。六郎喝道：“焦赞回来！”焦赞说：“我是老虎拉碾子，不听这一套。”六郎道：“你知你是食君之禄的武将么！”赞焦道：“未将知道！”六郎道：“你知道我是三关元帅么？”焦赞道：“未将知道！”六郎道：“我令你率兵屯田，这是军令。军书上说，违令者斩！你知道么？”焦赞道：“未将知道。”六郎道：“既然知道，你怎么就红龙动，黑龙反了？让开道儿。”焦赞只好让了两步，垂头丧气，站在一边。六郎郡主策马而过。郡主对焦赞扬手道：“焦赞兄弟改日再见。”焦赞怒吼道：“我就不与你再见。”